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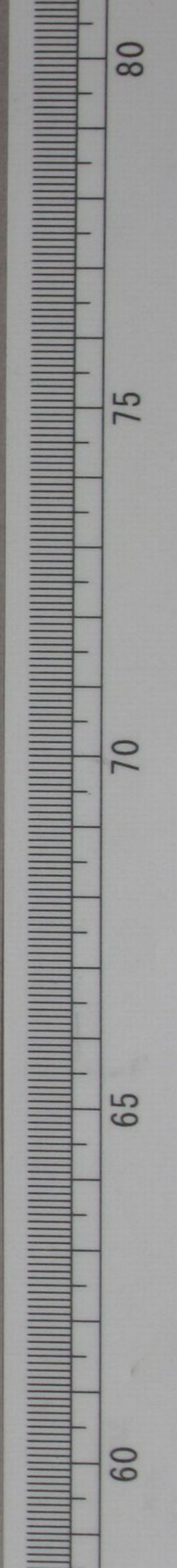


秋
燈
叢

六

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94
6



秋燈叢話卷之十

福山王 槭凝齋著

翁孝子蓼野餘姚人父大環爲邑諸生偕友
遊粵過楚阻風新塘一夕失其踪同舟遍索
不獲以夙有稟儒冠滄烟霞語意其遁去三
載音信杳如妻以憂卒蓼野昆仲俱幼旣長
補諸生同兄至楚尋父久不返其姊遺書責
之曰汝兩人俱無所出今不歸可謂孝乎乃
返終日悲涕廢誦讀伯叔規之乃強起應舉

個人研究費

沢田瑞穂

55-01758

F0194-(6)

雍正癸卯成進士思親益切刺管書血疏禱
神祈籤有已分天涯成死別豈知意外得生
還句悲且喜與家人訣曰此去穿雲入壑若
不與父同歸誓不生還矣歷山川走風雪險
阻備嘗經數載終無所遇復至楚維舟新塘
若有所感晝夜望河號痛矢以身殉一日有
老人鄭海還者言及其弟海生少時被溺懸
已溺者屍浮出因昇屍葬白沙洲詢其狀貌
與父同被溺期亦與父泊舟時合適海生已

歿其婦出一鑰云洲葬時見鑰袋製繡精工
解而珍藏之立命使持告其姊果係昔年手
刺奉父者信乎誠能通神而生還二字應鄭
氏兄弟之名更奇矣乾隆癸亥蓼野宰武陵
建祠新塘旋擢道州刺史距新塘甚邇足徵
至孝所感寮案宴會有演周瑞龍尋親劇者
聲淚俱下不終席去同人哀之不復演此劇
云

乾隆初漢陽漢陰里有娶新婦者是夕新郎

遺矢園中偷兒踰垣殺之襲衣冠與新婦寢
夜半盡取其釵釧出婦驚愕不敢問天明翁
見子被殺詰婦語其故翁疑婦夙有外遇鳴
官刑鞫之堅不承閻令炳知婦寃莫解其由
禱神有蛛落冠纓繞絲三匝棄之仍繞如前
異焉微服出訪憩酒肆問有朱三其人乎曰
某村有朱紅絲者行三新設旅店生計頗豐
往矚之方聚黨呼盧朱屢北錢且盡憤甚出
金釧爲質卽婦物也拘而訊之置於法

錢塘某帥欲伐黃相國瑩木建署夢金甲神
求救不允忽驚叫曰神射我矣遂以心痛死
蘇松方觀察國棟造舟缺材伐陽羨善卷洞
前古木夢七男子黑而偉環跪哀乞弗許促
斲之血出射木工死方亦驚愕卒慈谿張曷
令鉛山見大樹妨稼率衆往伐有衣冠三人
拜道左叱之忽不見比運斤血注曷怒立仆
之巢中墜婦人二係妖魅攝去者曷官至四
川僉事夫同一沐也皆能著異而伐者所遭

各別豈人與木各有邪正歟

雒邑書堂山在縣治西北二十里村人入山採樵見壑中修蛇巨蠖含水而吐成苞頃黃雲起谷中雷聲殷殷寇大如卵西梁原二十里禾稼無存白之官值西北有黃雲起邑率率武弁登城樓槍礮擊之雪退寇止居人率以爲法寇不復爲患

節婦王氏漢陽人家貧夫代人操舟爲活生子女各一俱幼他日渡江舟覆氏聞信奔赴

岸覓尸不得沿岸哀號聲震水濱
婦去尸出無棺枕尸而哭哀絕聲
猶知里哀之誠金殮其夫氏以故親喪土累
積成墳十指俱禿或諷其再醮氏痛哭曰妾
年甫二十餘卽失所天忍隱作未亡人者冀
子女成立慰夫靈於地下爾必奪吾志是速
吾死也言訖搶地呼天血淚交迸自是無敢
言者氏飲水茹蘗備歷艱辛子長奉母孝女
適人事舅姑有賢聲皆氏教養之力也苦節

五十餘載今現存

余邑有數人行道中風雨驟至趨避古寺雷霆大作旋繞寺側衆相謂曰有應遭雷擊者當自首聚死無益也適寺外有石磨一少年指示曰我輩各出繞磨一週以聽天命互相推遜少年挺身先出雷聲如故衆以次出俱無恙各趨入獨一老者戰栗不敢前羣譁曰劫數焉逃速出勿相累老者哀祈不已衆怒舉而擲諸外忽轟然有聲殿宇傾塌寺中人

寺中某家富有及子孫貧乏取祖遺

諸器毀之以供炊或諷其易薪則以爲恥又余長兄東奔赴鄰村飲忽聞異香至某舊宦家香自竈中出蓋以沉香爲爨也詢其家祖遺頗多皆長徑二尺許每薪乏輒熟之尚餘其一乃以柴數束易歸石崇以蠟代薪不足奇矣

予戚張姓有祖遺彩扇縱橫各丈許鮮麗耀

目伸之可長數丈縮之如故傳爲前明魏瑞
籍沒物乃祖得自京邸者後有人重價購去
稗史載倭船至浙貿易欲登陸衆弗許倭持
毡徑數尺謂衆曰但得容此足矣衆易而許
之及登岸伸之漸濶衆畢登遂爲寇足徵所
載非誕

前明浙江遭倭寇之變紳士株連者衆太史
某以末減遣戍一日行失道天且暮路旁有
小庵虛無人因憩焉役謂太史曰腹餒矣亟

欲投近村覓飲食且以飽君君勿逸太史曰
吾銀鐙被體將焉往役去太史蹲佛座後更
餘佛堂上忽有光爛然一狐向佛九拜席地
一轉皮褪落乃一絕色婦人踞蒲團而坐口
吐蓮花一朵清芬襲人嬌冶可掬吸而入再
吐卽成兩朵隨吸隨吐九次得蓮花九朵婦
人意甚自得遺皮距太史不數武潛以足勾
之藏於身更闌婦將去取皮無有突見太史
驚曰君何人乃在此太史曰吾憩此久矣婦

曰吾物君藏之耶如見還感且不朽太史曰
若餉我以蓮花卽奉還婦曰吾養內丹百餘
年始得花一朶今有其九功行非易君如奪
其一則吾之功行不完矣太史不允婦不得
已吐蓮花一枝太史吞之溫煖達臍下婦曰
可還矣太史堅不與食其花過半舉體輕健
銀鑰俱墜地婦嘆曰吾苦修多年乃爲君有
吾亦不能生矣不如盡與君來曰君覓至某
林吾卽首焉以禮葬我卽君所以報也悉以

蓮花歸太史得其皮急馳去役回見太史刑
具盡脫容光煥發請其故具以告役拜賀曰
此天賜也君不須赴戍所吾願終身爲君執
鞭太史不可覓至某林內果有死狐塋以禮
而去太史赦還徜徉山水間數十年後猶有
見之於終南山者

潯州北江銅鼓灘涵湧湍駛萬歷戊午午日
白右山中入掘土獲銅鼓一漁人於灘亦獲
其一俱獻之官一置文廟一置觀風樓尋俱

失雍正初北流縣農夫獲其一完好無損灘
下忽有物啣波鬻浪隱隱如躍漁人糾衆舉
之鏗然又一銅鼓也權之重百餘勛高一尺
六寸面徑二尺六寸腰微束中空面有蟾蜍
疊踞大小各六中邊圓紋六十二道旁兩耳
如環置城隍廟中尋亦失或傳馬伏波征交
趾舟載駱越二銅鼓躍入桂江中卽在此
灘綱目彙編韓雍用兵兩粵軍門設銅鼓數
十或爲襄毅所遺未可知也

四川松潘有獵戶山行見一青衣童子背坐
石畔俄鹿過其前戰栗而斃疑爲妖舉銃擊
之狂風陡作童子忽不見遍山踪跡一巨蠍
死洞前長丈二有奇鳴官貯縣庫

樂陵諸生鄭某後園有樓頗軒敞人跡罕到
每聞笑語聲詫而登梯見白髯叟徘徊其上
貌甚古叱之叟曰此樓幽寂暫假棲止無碍
於君且備談友可乎詞意和婉有儒者風不
覺心折詰所從來曰我獼猴也黃巢時同白

鶴師一道人鍊丹勞山巔數年後心頗靈通
口不能言丹成師曰爾隨我有年各給一粒
服之可仙熱極戒飲水師服丹後習習風生
乘雲而逝吾與鶴各服其一覺熱自丹田起
俄頃遍體若蒸鶴不能耐下飲澗水立化爲
血余懼甚強持少頃毛落身輕可御風往來
而口亦能言矣鄭富於學詢前代典故言之
如目睹微與史傳異叩以休咎不答鄭每暇
輒携樽對談相處十餘載一日謂曰吾將有

海上之行與君別矣未幾鄭染病歿

山陰有蔡瞽者喜食龜其法以敝草履裹之
焙火中越宿取食歷年食無算一日得龜頗
大如前法焙之夜半火起房舍盡燬資財蕩
然比明有人過其處見巨龜負零星草履蹒
跚於地蓋自火中逸出而餘火遺入積薪致
此災也咸以爲龜能報怨

黔省有賈人貸富室金者還金驗券倍所貸
數賈以改券控官審視無黏補痕惟筆法稍

異鞠之得其故蓋以吸墨石吸其原數字迹而添改者按吸墨石聞產自外洋漁洋說部載晉陽人於古墓中得玉籤一枝以拭字墨迹頓脫殆與吸墨石等物性之相制有不可解者

余郡巨室公子某性佻達好奇服一日探親他郡屏僕從獨遊巷衢見演戲術者探懷中金屢投之若糞土時有劇盜未獲縣役見其行踪詭異恐爲盜夥執而私拷之以實告役

唾其妄益加撈掠比僕知奔救已奄奄一息矣官聞之立械役重懲而某公子竟死又江南有逸盜官緝之急捕卒見一人著奇衣冠貿然獨行疑焉尾至一樓衆欲登內一黠者請先往覘之其人方憑欄啜茶卒潛立其後飲畢卽舉盞向後令卒接受若役僕隸然卒急退告衆曰此憨公子非盜也旣而訪知爲某宦子幾受辱左氏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二公子可以爲鑒矣

蘭鄉喻姓妻產二物具男女形女三目男四
目眉介其中頂豎雙角毳毛遍體臍下垂皮
三寸餘掩其私家人欲斃之喻曰凡產怪異
固無有育之者安見其必爲人害也况懷娠
旬月不能無情乃置木籠中飼之月餘高與
籠齊聲啾啾類鳥語見父母有依戀狀一夕
雷雨大作破籠飛去歷數年喻染疾垂危妻
侍藥倦寐爐內火起延及房舍而積薪滿戶
外夫婦呼號謂無生理忽大雨如注火頓息

仰見雲霧中有二物宛然當年所產者轉瞬
而沒

予族人某偶折一柳條遂酷好擊蛇蛇遇無
能免者凡牆孔地隙垂條引之卽有蛇躍出
應手而斃所殺不下千餘頭視柳條如拱壁
不釋手他日浴溪邊忽見一赤蛇昂首而前
勢甚猛忘携條來乃急奔蛇尾其後遇田夫
鉏殺之始免驚悸成疾愈後取柳條試之不
驗矣

徽郡黃山多深穴傳龍潛其內每值旱土人
縋下取水出卽投鐵穴中雨隨至雨足取甕
水傾之立止乾隆辛未夏經月不雨衆登山
覓龍穴遇一老叟指其處有吳姓者下取水
繩斷墜穴內無水但見亮光如月跡之行里
許漸開朗奇花異卉目所未覩有野果一叢
形如棗色黑採食之甘芳滿頰復行里餘有
物類水牛猓獐可畏絡繹不絕若酣卧者乃
躡足而過光漸暗路亦漸狹蛇行數十步頓

覺天日清朗審視已出洞外衆見之競呼以
仙吳愕然問故衆曰洞名仙人洞向無入者
今子自內出非仙而何詢其地屬太平郡去
歛六百餘里木葉黃脫已屆深秋奔歸妻女
皆著縞素見吳至譁爲鬼吳述其由乃驚定
而喜母以思子卧病取洞中果奉母食之病
立愈母子今尚存

康熙甲子武昌郡廣福坊掘地得黑米數十
斛堅如石炒研爲末治膈症如神傳爲僞漢

陳友諒積粟所又天門學宮前明改建北郭
倉基地亦掘得黑米治疾頗驗乾隆丙申黃
州重修郡學疏濬泮池池底積米甚夥色似
漆而堅治病効如前人爭取之太守王公廷
棟恐係前人鎮壓物禁而掩之

荆郡諸生某赴省試宿逆旅前夕主人夢女
子持桂花一枝立客舍中而生適至以爲預
兆殷懃備至生詢知其故色頓變卽束裝歸
主人挽留之竟去蓋生有婢名桂花遭其撻

死之冤孽相尋必爲祟場屋遂決計歸終身
不入試

沔陽民人某患癱疾兩足屈而不伸有某宦
見而憐之養於家其人每歲以手代足往朝
武當十餘年不倦一夕夢入宮殿見冕旒人
謂曰伸足來爲爾換之翌日遂步履如常夙
疾頓瘥

江南饑商汪姓富甲諸郡晚年緣事獲重譴
資財蕩然傳其少時流落儀徵擔鹽爲活早

行遇少婦泣於路詢之以新寡無歸告遂納
爲室汪患貧婦發地得多金藉之貿易成巨
富婦居恒謂汪曰歿後禮葬我感且不朽許
之不解其故一日雷霆暴作婦震斃裙裳如
蛻一狐死榻上汪恥之頓海前約棄郊外未
幾懼禍咸謂負狐之報也

萊郡有張老人者家富有每掘地求金無不
應衆傳其異郡守聞之以爲誕九日登高召
至蠢然一叟也試其術老人曰環山皆石無

寸土烏得金守怒曰否則妖也富斃杖下老
人窘迫漫以足蹴地曰金在此掘視果不謬
老人歿後諸子析居啟箱篋金悉化去

漢陽王氏婦素不茹葷日採馬齒莧馬蘭頭
諸野菜煮食之一朝絕粒經年弗食不饑神
壯容腴迄今三十餘年矣或謂偶食仙草未
知然否又甘省某公子婦患病年餘痊後不
火食終日惟飲熱水一二盞或鮮果數枚歷
數載面色轉少連生二子無他異

吾邑蒙師某得驅蛇書藏篋內徒俟師出啟
誦之忽見蛇無數啣尾而來驚悸莫措蛇漸
逼近窘極躍凡上蛇環繞其下衆驚告其師
師至曰此不知道法也吾在外法不能施書
數語於和衣上謂曰誦此可望活不然將及
我擲與之徒未及接一大蛇昂首吞嘴師狂
走徒皮骨盡化血水淫淫而已

江南諸生郭某應雍正壬子鄉試文機頓塞
竟日未成一字鄰號一老叟吟哦自得頃之

聲寂俄拍案大呼趨視之卷幅血跡淋漓訝
而詢其故云三藝成頗自喜忽神倦伏案而
寐見二人來引至一處宮闕嗟峨有王者南
面坐責吾前世負郭某三千金當酬以三藝
驚寤而鼻衄盈卷上矣此行無望但不知郭
某爲何如人郭聞之矍然曰我是也取卷面
示之名姓不爽叟舉卷授郭遂冠多士
關中有老夫少妻者日以絃謳行乞晚宿止
穴中一日夫爲山石礮礮傷足不能行同伴

卷十六
五
有黠少年垂涎其妻謬相款曲夫不疑也久之病甚少年乘間扼其吭斃強與婦私給之曰夫死無依從爾固便但遺骸暴露恐爲虎狼食曷掩之少年從其言仍相逼婦復曰旣永相合好何草率若是當乞市杯酒作合卺歡少年欣諾遂同行及衢婦力持少年呼冤衆詢其故鳴諸官

徽有富室某家累巨萬慳吝異常坐無賓厨無肉敝衣糲食有寒士所不堪者子喜揮霍父在不敢肆父歿或戲曰若翁所有能守之十年乎子攘臂起曰何堵物不半載罄之非夫也性好客會食常百餘人意未足使僕候道左無論識不識皆要致之一日無客客或稀則悒悒不樂夜聞歌聲乃醒寢猶聞卽寤每夕演劇達旦厭輒易以新聲有佳者隔數百里必多方購致千金弗惜也聞有撒金之說欲試焉剝赤金爲屑旭日方升登高揚之霞彩繽紛金光耀目卽狂呼稱快每午必出

遊載白鏹無算拋曠野中老幼男女爭奪之
以爲樂其他糜費類此未及半載室如懸罄
矣

威縣武舉劉某夜觀書忽來靚粧女子立燈
下心知爲鬼狐不少動徘徊久之始去虞其
次夕復來藏利刃以待夜分果至盡態極妍
盪惑多方劉觀書自若頃出纖手掩卷復偃
傍劉懷而將其鬚劉持刃刺之吻然有聲化
紅光一道衝門而去天明狐大小數百叫噪

醒至瓦礫碑石忽如雹落家人俱無所覩惟
劉見其形麾衆持銃擊之乃紛紛竄滅
建昌東鄙從姑山有兩洞穴大如錢並列巖
畔油米自內源源而出足寺僧一日用每晨
如是不減不增後有僧嫌其狹鑿而大之油
米頓竭經月餘僅流米合許油涓滴而已分
尙然

臺灣玉山在萬山中獨高遠望如積雪遍山
皆美玉番人不知外人又畏番莫敢近每遇

晴霽望之瑩然可愛又銀山有礦積鏹皆大
錠不知何代所藏康熙中有兩人常往取之
臺廈道王公聞而異焉命僕挽牛車隨兩人
行既至見積鏹如山恣取滿車迷不能出盡
棄乃得歸明日更率多人雜草開徑入失故
道尋之累日不達後兩人亦不得復入矣
嘉興守某乘舟赴任夜泊河干尋一官舫同
泊水次詢之亦嘉興守也訝焉投刺造謁有
達官出謂曰吾與君忝係同寮但有幽明之

別耳守心知其異不敢詰抵任後常夢中往
來相得甚歡凡有疑難叩之立剖一夕守見
神有不豫色問之曰太夫人於某月日應遭
雷擊奈數定不能爲力何守聞之泥首哀祈
神沉吟久之曰人生衣食祿冥間咸有主者
祿盡則奪其算君可倍以奉之俾得先期逝
厄可免矣守事母孝如神言未幾病歿踰旬
忽雷霆大作電光旋繞柩旁守默計正屆期
亟以身翼柩呼天泣血頃雷電直向城隍廟

而去殿宇焚燬殆盡

說部載武岡子梓人任登州郡守部民有訟其家人被虎傷者守命吏持牒焚山麓頃有虎自峰畔來弭耳帖尾隨吏赴公堂踰伏階下守數其罪杖而遣之按登郡崇山峻嶺綿亘數百里從不產虎虎患何來余登郡人也錄之証記載之証

楚北楊某業賈致富恥未學令子姪習舉子業從無入泮者謀諸堪輿某指其父墓曰此

絕地也骨已朽富且難保况貴耶若移葬善地富貴可兩得矣楊惑其言掘土尺許有青紅氣數十縷滾滾而出俄結聯成片彌漫山穴堪輿曰此煞氣也正欲消除耳及棺啟貌如生頃肌膚頓化惟餘枯骨追悔無及楊體本豐碩其子女如之自是漸羸子女亦然未幾楊歿家漸替俗呼其塋地爲肥猪所乃佳城也遭怨家忌賄堪輿敗之甘省有巫某精術數凡新歿者必延其視含

殮否則多不祥李生父歿巫適外出不及待
另延他人殮巫忌且怒謂李曰子不待我而
誤聽警言禍將不測生斥其妄巫曰夜敢獨
宿柩旁方知余言不謬生夙負氣慨諾之頃
有道人來目生曰君神氣晦暗必有謀不利
於君者生駭以巫言告道人曰如彼所云墮
其術矣須潛卧柩底患可免生遵道人教夜
半柩忽砉然有聲尸歷然出瞋目四顧往來
婆娑若搜邏狀聞雞鳴始退入比曉巫至生

益斥之巫以再宿請生亦無難色道人復來
生告其故曰今夜可徙卧炕上寂無動慎勿
復爾致蹈危機也中夜尸仍躍出徑趨柩底
覓之不得瞥見生卧炕上以爪攫之莫能及
屢欲登而足若痿久之乃寂翌日生揚揚自
詡巫憤然曰若敢三宿無懼當甘拜下風生
欲勿許恐爲巫所笑且冀有道人援勉許之
跡其所道人已預知謂曰子違吾戒殆矣今
夕必竭其術邏執之無地可匿將奈何生求

之堅乃授爆竹三令夜踞梁際俟其來燃震
之生受歸屏息以待尸仍闖然出勇猛勝前
滿室跳舞仰視生卽躍起將及梁亟燃爆竹
投之乃退如是者三忽不見柩閉如初日晡
巫不至生往覘之尙鍵戶寢排闥入磺氣滿
室已焦灼死矣

段楠浮山人任興國富池巡檢乾隆戊戌以
計典休貧不能歸妻復歿旅殯富池僑寓武
昌郡將鬻其童養媳免所善某友介紹之會

有揚州童大成者收覓古玩至楚欲娶妾友
告以故童聞而往段令媳出見童暗之惻然
曰拆人婚姻行已嗣續心何忍乎且恐不祥
願備數金爲令郎合卺費再贈賻助君西旋
勿久作他鄉客也段驚喜過望愧不敢受適
吳君業洪爲童居停力贊之且解囊經紀其
喪聞者莫不嘉童之義而多吳君之玉成其
美也

蕭刺史丹山家藏稻穀佛一尊頗有神工係

稻穀雕成者中坐一佛二侍拱立鬚眉如繪其佛龕卽稻壳之半佛光卽稻芒也

樂陵張氏婦家貧茹荼守志多年一夕聞有啟其扉者視之夫弟也以梭擊之去晨白於姑姑舐犢反不直之婦媿而投繯置柩屋西隅每夜有光如炬輝耀滿室厝後光乃止洞庭席氏仕宦巨族也先世富而不貴與堪輿友善謂曰此處有一牛眠兆葬之貴可立致然不利於點穴者席諄懇曰果爾當酬以

多金且奉養終身也遂爲點穴未幾日雙龍席竟食其言越數載有術者進曰此山勢成劍脊煞氣未除若依法治之貴登五等爵矣席惑其言於穴前浚雙井甫及泉瞽目復明後筮仕者至四品每有蹉跌術者卽前瞽子啣其負心而鑿損其脉也

獸莫猛於虎施南則不然民間有一猪二熊三虎之謡猪有羣有獨羣者年未深無大異獨者經數百年無可羣而羣亦莫敢近也合

抱木嚙如拉朽大石啄擊之立碎虎豹遇諸塗咸避去莫敢與鬪者

施南大田所收馬洞有泉每日流出五色圓

石數枚居民拾之次晨亦然又野貓洞經水

漲退時流出八方水晶石石現山水人物諸

狀通天洞泉中亦有類此者

乾隆辛巳蘄州道士祿里人掘地得古錢一

窖眾爭取盡露石屏啟之左右列磁甕二一

貯油燈光熒熒一貯米潔白如新比人登條

減而米亦頓失中列長几供銅鼎一高二尺

許紋斑剝陸離奇古不可名狀其內幽深莫

測眾欲窮之陡起寒風砭肌骨不能前乃取

鼎出官聞而禁之

天門有童丐二手足拘孿髮跣於地余常見

之未審為何許人一旦聞俱能行異而問之

一名周祖會邑東鄙人幼患骸骨疼久之卷

曲不能伸成廢疾他日有道人過詢其甲子

謂曰爾灾星已退當強為善與藥丸吞之煖

氣達肢體筋節格格有聲頃之起立如舊矣
一名袁天祐京山人四年前登高墜地筋骨
損傷遂匍匐乞食見一人飄然來目之曰爾
有夙孽應遭此厄幸與我遇授藥一刀圭服
之陡覺四肢通利步履如常衆跡其人不得
誌爲仙起沉疴於俄頃洵非常人矣乾隆庚
子五月事

湖南任某性憫儻家貧依舅氏舅業賈精五
行術謂任曰推子星造巨富可期惜運未至
耳一日命販米漢鎮並贈金囑置貨任鑄諸
篋夜半鏗然有聲瞰之銀自篋中出頃破窓
躍去驚起視金固依然在也疑不祥欲弗往
會有鬻麻價廉者舅以金代市強其行渡湖
風濤大作舟子以載重麻悉投諸水抵漢米
價頓減狼狽歸舅弗爲意閱月復令載米往
辭不許中途舟覆僅以身免流寓漢陽鬻字
爲活舅數招之恥不返乃親邀之回越載餘
舅謂曰子滯運已滿此行可獲三倍利任欣

諾甫出境遭盜劫欲投水盜憐而止之以所
掠漆百餘桶授焉任昇至舟桶底有滲漏者
傾視之內藏金十數餅啟他桶皆然載歸舅
不受白是攸往咸利閱數載財雄一郡矣舅
常口吾子不才他日必傾吾家憐而拯之卽
所以報我任驚訝不敢應舅歿子果蕩其產
寄食於任以死撫遺孤如已出割產贖之曰
聊以報舅氏也

余鄉諸生王某遭狐媚父母憂之無如何其
戚武弁也謂曰我輩邪不敢近今夕飲我酒
同寢處若再至當手刃以報夜分狐來弁已
頽然寐王以足躡之罔覺比寤王昏卧狐去
久矣次夕弁曰當不寐以待倦卽引錐刺我
股狐至弁甜寢王數以錐刺其臂弁鼻齟自
若狐去呼臂痛不可忍燭之血淫淫漬枕蓐
間懼而奔狐與王會合如初有善勅勒術者
延治之狐徘徊戶外詈曰何薄倖若斯已爲
君生兒可抱入生視兒聰俊可愛不敢出狐

怒擲兒去天明視之碎泥升許耳

順治初孝感多病瘧或於古錢中檢周元通寶一文持之即愈遠近喧傳每文價值制錢一緡

秋燈叢話卷之十七

福山下 械疑齋著

余郡朱臬使荔裳康熙中分巡秦州時城北寺基忽震裂丈餘得古磁一甕同人索取殆盡癸卯入都僅餘碗二杯一一碗濶五寸內外純素一椀差小波紋動盪似吳道子畫杯貯水可一合許有魚四頭亦凸起游泳宛然商邱宋中丞牧仲見之歎爲異物載入說部余友劉君幕遊潁州聞邑紳劉吏部家藏古

磁碗四內繪彩蝶貯以水蝶即浮水面栩栩
欲活索觀者衆遂秘不示人

都門營卒張姓愚而貧咸以僂呼之絕糧盡
卧有叟推扉入曰子饑乎食之卒恣意飽啖
不問食所自來亦不知其爲何許人也每思
食叟輒至往來數月值上元節謂曰揚州今
夕燈火甚盛盍往觀乎漫應曰諾遂授竹杖
夾股間嚙閉目倏凌空而起耳畔風聲颯颯
可炊黍時日至矣開視燈火熒煌士女喧闐

每至景物繁麗歷歷爲卒道之卒苦饑叟引
入酒肆坐客聚飲無隙地攜卒登樓俯視飲
者盤餐羅列叟下樓任意取酒餽啖卒筵中
人莫之覺卒見東南隅飲饌頗豐欲取食叟
曰此不食牛肉人烏敢近卒默念自今當戒
食牛一注想叟頓失所在身墜樓下飲者譁
爲奴卒仰視非樓乃梁間耳以實告衆釋之
乞歸

寶坻李姓娶孫氏女披帷有三婦同坐驚告

家人莫能辨其母曰吾女耳後黑子三真贗可立判也視復相同訴之城隍經旬無驗他日婿自外來聞室中語曰吾姊妹與李郎有夙緣妄控奚益入問之互相推抵莫知誰語者一夕父夢人告曰女怪城隍不能制蓋訴諸關帝乃焚牒帝庭次夕父夢有黑面髯者持刀繞室而去天明視兩婦頓失所在予宗人瑤過寶坻會見其控神狀山陰嚴姓久客京邸弟由浙來訪出遊晚歸

弱巷側神氣頓變兄訝之未及詢忽瞪目語曰我會稽錢某也病故都門偶行街市爾弟遽溺吾頂無禮甚矣兄折之曰鬼自避人人焉能避鬼且旣屬鄉曲何無桑梓情反爲厲耶有問乃憨笑曰我無他意餒甚圖鋪際耳兄備物奠之弟如夢覺

邱守恩榮黃岡人家貧而貌寢幼聘黃氏女旣而女父嫌之于歸時易以侍婢婢不敢當夕以實告邱笑曰嘉禮業成赤繩繫足矣婢

也何傷遂成夫婦好合無間言未幾邱入泮
乾隆庚午舉於鄉辛未成進士歷任衡州守
生子四俱成立黃女另婚富室陳氏子好博
飲不數年田產蕩盡女悔恨縊死

江夏道人某夜歸籠燭行路經蛇山風雨驟
作燭滅見林中燈光爛熳迎面而來視之乃
一赤體婦人腹皤然如瓜光自腹中出表裏
晶瑩向之而嘻道人懼厲聲叱之不爲動窘
甚以履極力蹴之嗒然一聲腹頓裂有白光

一綫如水銀之瀉墜至山麓而沒道人踉蹌
奔回未幾卒

李世富武昌郡人住保安門外新橋左質直
不苟家貧鬻蒜爲活他日見急流中飄一人
過衆莫有救者李毅然躍入拯之其人問姓
名不答肩蒜而去逾年途遇老叟欲市蒜而
囊無錢李慨贈之叟賈客也嘉其義相交好
適有急務歸財粟不及售謂李曰君正人也
敢相託以五百金爲率多則君自取之載餘

富重來叟去五載始返李籍其資營運獲金
萬餘矣李欲均分之叟不應惟問日子數年
前有拯溺事乎李已忘前事良久乃對曰有
之叟矍然曰是吾子也蒙君大德未有以報
取原值足矣蓋叟歸其子告昔年遇肩蒜人
逐已溺但不知名姓爲憾叟覩李狀與子言
合疑是其人詢之果不謬李家道日興子孫
成立今猶存語云濟人勝造浮圖信哉
天門成衣王某生子埋胎衣得銀無算悉運

藏之貨米填其穴方欣喜爲經商計忽風雷
大作舉室頓暗有鳥無數自窻櫺飛躍而出
比晴霽子已驚殤箱積空如岸存數十金叢
米價而已鄰人王生錦章目擊其事乾隆丁
丑六月也

余鄉居夏日散步河干見柳枝垂蔭波間游
魚往來唼喋有柳影垂淵魚上樹句蓋比也
及作吏楚北閩恩施有魚四足作小兒啼能
陸行上樹名呱呱魚世講歐陽定庵云棗陽

亦見此魚事信有之

滇南有物名旱龍鱗甲備具類四足蛇逢旱則見余友奚君寅乾隆戊子于役永昌一日山行天將暮遙望叢山半空巨石磊磊一平台上螭形拱立約長丈餘疑好事者鑿石爲奇觀輿人曰向未會有乃相與趨而前離半里許螭形者忽張口如甕其色殷紅躍起尋丈竟入松嶺去從人相顧眙愕比宿逆旅土人告曰此旱龍也觸人立死

杜詩隴竹和烟滴露梢竊疑竹難稱梢又何必隴地爲然晤施南鍾郡佐偉云其地有慈竹笋出高與林齊籜全不解彎彎一線如弱柳垂絲經兩三月方解籜次年始見枝葉又山深多露傍午露珠猶滴於此見古人詠物之工

廣濟胡氏女小字媛孺童張成聘室也成病革其母私往視女知不起是夜飲啖其弟如常更爲父母具明日餐伺弟熟睡沐浴整衣

裳自經死母歸與其父哭之目不瞑姑至撫
其心慄然有聲血直出蘸姑衣遂瞑

李公念慈涇陽人弱冠成進士康熙丁卯宰
竟陵自述前世爲獼猴與一狐交得其導引
術遂縱橫如意出沒無踪一日遊某大姓園
見女卽美艷惑之會有道人過女門詫曰
宅內妖氛甚惡乃登堂作法重門封閉是夜
來不得入騰躍屋上從空下見道人危坐不
覺神攝莫能動移道人攬置罈中罈逼仄不

能容伊唔有聲道人笑曰若嫌狹乎可稍寬
言未已卽寬數寸許然無隙可遁道人命埋
深山中多歷年所一旦蛟起巖石冲塌罈遂
水浮出土人見而擊碎之乃得重覩天口悵
悵乎靡所騁適復尋至迷女處荒烟蔓草杳
無踪跡前道人忽至此曰爾將焉往引至一
高山迎面撻之失聲驚墮如落萬仞深潭諦
視之骸質頓易已成嬰兒形卧浴器中矣余
承乏竟陵紳士多道及之者傳其祖父云李

公面戍削舉址輕逸宛然一猴也

天門田家灣有蕭進祿者性鯁直上元夜步
月郊外遇老叟邀至家備致懇勸告曰居址
遇鄰豪侵削公長者祈理論之感且不朽蕭
以與豪無素辭叟懇之再舉杯勸酌頽然而
寐天明起視卧古塚旁異焉具以告豪豪悚
懼祭墓謝過盡反所侵地蕭一日晚歸植燐
火簇擁不得前忽來一叟叱曰鼠輩敢崇正
人邪燐火倏滅謂蕭曰我卽上元所遇叟也

蒙恩無以報君家有急事可速歸蕭至家妻
與姑角口方投繯救之免

鄖縣劉民事姑孝夫出姑病噎醫藥莫能療
氏割股和粥以進姑食之愈旬餘復發氏仍
丸股肉奉之旋愈但疾必間旬作氏默禱願
以身代醫憐其誠謂此非丸藥所能治若得
人肝一片根可除矣氏信之卽以利刃刺肋
下肝長數寸許垂於外斷之遂暈仆光忽有
老媪撫其體曰兒苦矣以丸藥敷傷處遂甦

烹以奉姑疾頓瘳姑見氏舉動恒以掌護脇
下屢詰不答薄而觀之創痕宛然惶駭問故
乃具以告姑勸曰子以我至此我心何忍
傳遠近觀者踵相接氏深匿不出族長呈於
邑令李君集欲驗視氏不可曰妾因姑病篤
故不惜餘生非希表揚無煩過詰真偽也李
蕭然起敬聞於大吏請旌焉乾隆己亥六
月事

江夏西鄙某大家夜作醮事鄰媪携幼女往

觀叢衆中有巨人狎狎可畏拉女入閉諸扉
室女號且詈衆若罔聞者苦腹饑巨人取所
供餅餌令嗅其氣饑頓減移時人聲寂巨人
攜女出強之行路徑崎嶇天色昏慘忽東南
隅紅光隱隱巨人惶懼捨女奔頂紅光漸近
侍從林立內一人瓔珞被體類觀世音像詰
女所自具述其故且以里居姓氏告問何省
何縣人則茫然莫知乃曰余南海大士也可
隨往再覓歸路耳俄至一處碧水丹山樓閣

縹緲迴殊凡境大士顧侍者不知作何語頃
侍者偕巨人來大工叱之巨人瑟縮恐怖俄
有金甲神捧之去一日見黃冠人叩謁云來
自某村與女居址同大士指女曰識彼否黃
冠人述其母奉佛終身不茹葷大士謂女曰
爾母善行可嘉當隨往令母女重逢也黃冠
人囑閉目覺履空而行風濤震耳頃聲止啟
目審視則故鄉也黃冠人已杳女歸見母與
家人皆蹙額默坐屢問不答榻上卧一人與

已類疑且訝恍若有自後推合者遂如夢覺
先母與女看醮事時忽暈絕第胸膈溫煖不
類死者月餘始甦備述顛末乃知爲大士救
拔也女自此亦不茹葷奉觀音經弗懈云
予宗人魯山被酒仆石面額俱傷血流不止
或傳水磨橄欖汁塗之信宿而愈毫無癢痕
武昌范尉弟沸藩傷臂皮盡蛻晝夜呼號百
方莫能療有老叟謂曰非貓頭骨煨灰敷之
不可如言治之痛立止經宿結痂三日後痂

落完好如舊二方皆醫書所不載錄之以備
用

濟南銅工李某常工作舊紳家索值無償以
銅絲數十觔酬焉鎔之金也堆積尚夥李探
知之盡市歸又舊紳某有鐵獅二高尺許因
貧鬻於市爲鍛工徐姓所得覺有異磨視之
蓋金質而漆飾者此二物也其祖父巧於留
貽子孫昏弱不知而賤售之亦可爲多藏者
警矣

揚州某別駕饒貨產妻早逝無子妾七人亦
無出別駕以榜瘵卒停柩未殯諸妾咸有去
志一老僕素誠慤主人歿而諸妾不安其
室也悲憤交集徧求返魂術咸曰爲顯亦有
憐其愚者未幾遇一道人貌甚古謂曰爾得
毋有所思乎曰然顧何由知道人笑曰爾不
過欲主人復生耳我頗能之但主人生我與
爾皆不利奈何僕驚且喜跪而請曰某老矣
苟利主人死無悔且主人蒙再造恩必虔誠

超度不令吾師沉淪也。道人不許請之。堅繼以泣始諾。僕素奉真武。虔詣廟訴其故。有赤鬚人自殿後出。叱曰：爾死期至。尚不覺耶？僕倉皇莫知所對。乃以紙裹授之。曰：念爾忠誠來朝。遇急難時。啟之。可免言訖。不見。翌日道人來。張幕柩側。令僕回幕中。勿動。鍵其戶。戒外人勿妄窺。僕疑潛覘之。道人披髮徒跣。以劍劃地。地裂有二矮人。闖然出。淨淨可畏。見道人頂禮畢。趨柩旁。啟蓋扶主人起。卽仗劍

入幕。僕察道人狀似有害。已意。詎折紙。裏視之內。以紅絲縛指爪一片。方惶。或問道人。已至。乃大呼真武救我。俄指爪化爲龍。負僕騰起。直抵梁際。僕以手攀梁。龍遂沒。道人怒揮劍擊之。不中。益怒。履矮人肩層。叠而上。將及巨霆暴作。屋宇震搖。道人仆地。僕亦暈去。家人聞霹靂聲。莫不股栗。頃之。寂然。排闥入。烟焰滿室。道人七竅流血。死。僕拳曲梁際。撫之已僵。救甦語所見。而柩固未啟也。或謂道人

有邪術欲附魂主人體以踞其室恐僕敗露
殺之以滅口故爲神所竅耳諸妾感僕義擇
族人子立爲嗣終身無他志

明史載錦衣衛經歷沈青霞鍊以攻嚴相得
罪謫佃保安會捕白蓮教黨總督楊順巡撫
路楷希嵩指竄鍊名籍中棄宣府市戍子襄
極邊順楷俱受賞意未慊取鍊子褒袞杖殺
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訊方急適順楷被劾
去乃免說部載襄之被逮也由紹興拘至有

妾隨行中途計脫反以卒謀夫控久之莫決
嵩敗襄乃出與正史異殆好事者爲之也
江蘇陳姓家貲巨萬子以不檢蕩且盡僅餘
鏤金床爲婦嫁時物婦勸鬻床權子母陳鄙
而哂之婦曰貧富可常爭奢儉耳向以奢故
貧苟反所爲舊業可興陳以爲然得價四十
金販蔗糖爲業適貨舟未至獲善價後每有
所謀利輒倍數月獲三百金有販烏梅者遭
母喪欲速售陳和其價廉傾囊易焉親友訕

笑婦亦嗤其愚未幾疫大作用烏梅無不效
藥肆俱缺陳故昂其價利至十倍獲金三千
餘遂深自損抑洗滌前愆不數年家業復興
且倍於舊

海昌碭州有東西二山中流映帶曲折迂迴
西山有井水色碧機人汲以漂綢名曰紫薇
綢顏色天然非人工所能造東山有塔聳立
峻嶺數十里外皆見之每值中秋月光皎潔
水面塔影參差拱向若來朝狀里人呼爲塔

玉

會稽唐姓精幕學而廉隅不飭乾隆初作幕
山左有劇盜三人賄數千金求其援唐納之
既皆坐大辟心悸辭歸一載餘矣他日偕友
出遊神氣頓異如有所見奔回匿卧室中自
批其頰曰旣誑我金何畢我命踪尋經年今
始遇將焉逃耶語訖投於地頃復躍起若有
掙之者移時七竅流血死

陳大中江陰人乾隆癸未調任合肥邑城隍

廟向未有建陳下車捐俸首倡卜城東南隼
提庵廢址創焉鳩工日大風驟起庵前古柏
高尋丈大數十圍偃仆於地衆訝不祥陳弗
爲動召工相木雕行坐像各一落成前夕有
舒城徐令紹鑑者赴郡夜行遙見儀從甚盛
籠燭書銜則合肥宰也命役往問倏遠修近
追奔十數里及一村民家燈光忽滅有號哭
聲詢知爲明經王姓年七旬餘方正不苟夢
冥王謂曰汝善行上格穹蒼今授合肥城隍

矣遂無疾而逝徐抵郡語陳陳告以建廟故
互歎其異余友吳靜香在陳幕知最悉
秀水有錢打菟者卜多奇中邑人李某素無
疾忽精神恍惚類痴迷者醫莫能療錢卜之
曰魂已離舍爲物所覆藥餌安施獲病日經
何所至彼發其覆則愈矣李昏瞶不復記憶
僕云某日赴戚家問疾戚治材落成覆其蓋
主見之神若驚歸卽病錢曰是也當有物黑
而翼者伏其中啟之愈且速家人赴戚告以

故蓋甫啟有蟾蜍鼓翼冲出李爽然醒曰吾始得歸矣錢自此名益振今尚存

休寧萬壽山名勝爲一邑冠山麓觀音巖臨大河香火頗盛河中有潭深不可測產魚最夥小者盈尺大者丈餘鱗甲如金鬚鬣皆赤游泳潭中從不遠逝遊人投以餅餌跳躍爭吞或戲以石擊之了不畏避董思白題魚樂國三字勒於石廟祝云元旦昧爽時有巨魚長數丈兩兩而來望巖縱躍者三若朝拜狀

歲以爲常過此則伏而不見矣乾隆初有於潛趙姓者朝九華山回觀魚而倦墮諸水魚叢集浮起托其體得不墜榜人過而救之獲免

夏太史力恕孝感人康熙庚子夢謁一關帝廟帝諭之曰廟聯多不愜意如三分忠義等語適足增痛好爲作對將元爾矣授以巨筆夏書云英雄幾見稱夫子豪傑於斯乃聖人帝稱善醒誌之敬書鐫板懸於廟是科

鄉試第一

乾隆癸巳大雨浹旬漢水驟漲漫溢安陸郡之老龍堤將及城勢甚險士民驚惶無措安襄觀察重公祿率所屬詣城西北角焚香拜禱水勢如故公製祝文繫石投諸水文不沉溺逆流而上遙見波浪翻騰突出一物大如牛睛光閃爍公再拜物亦作答拜狀水消丈餘祝文卽順流而下至城北繫馬椿取視之字跡毫無損殆有神護則公精誠所格也

固安王令焞章山陰人乾隆庚辰漬水齧城圍開葑疏洩深二尺餘忽有沙沖起撲面衆譁以怪驚走令怒親督之又掘許尺沙飛益劇彌漫空際衆力不能施移時露磁碗一底尖口潤玉色瑩然取置書室實以沙卽紛紛飛起無顆粒存每值大風揚沙日織塵不入後被賈人重價購去名曰噴沙碗

嘉興小西門爲漕艘停泊所一日狂飈大作檣拆落水失其踪每逢鄉會期夜聞水聲澎

泮橋隱現波際必有中式者里人因其兆祥
呼爲木龍乾隆己亥恩科現鴛鴦湖左未
經中式咸謂木龍洩氣矣庚子恩科汪君
如洋以會元大魁天下始知巨兆必蓄極愈
通也
卽墨楊宦家畜雄雞有年一日殺之宴客擲
地騰翅而起斷其項復飛立屋上執而剖之
腹內一小雞羽毛豐滿與大雞同其家後亦
無他

秀水朱竹垞先生性嗜鴨少時夢行郊外見
大池內蓄鴨數千頭有童子守其旁問之曰
此公一生食料也嗣年八十一偶抱恙復夢
遊其處池內存鴨二寤後戒家人毋進鴨適
女歸寧烹二鴨獻嘆曰余食祿其盡於此乎
是夕卒

醴陵東鄙有屠豕賽神者業已茹刃忽躍而
奔衆追之踰嶺南竹林下仆焉有爪髮露土
際掘視則嚇然死人也鳴於官官詢竹主人

云久外出拘其婦至言辭閃爍嚴鞫得其情
蓋婦與人私恐夫覺殺而埋之乃寘於法乾隆
戊寅十二月也

洪澤湖週圍數百里烟波浩渺風浪將作三
日前有若甕鳴者經時不止榜人聞之卽預
爲備值春秋晴霽或晨或暮非烟非霧雲霞
四起城市樓觀臺閣車馬倏忽變幻目不暇
給並隱隱聞雞犬聲海市蜃樓不是過也寧
國莊守經畚令肝哈曾兩遇之

古北口以窪嶺有喇嗎令巡檢張某市雄雞
卵張笑曰雄雞焉能生卵故相難耶曰非也
俗有斯言卽有斯物葦菴之可得也張漫應
之語其役役曰聞前村民畜雄雞連生三卵
衆以爲不祥媼異而藏之命役取送喇嗎收
其一給價五十金張詢所用曰能醫眼疾年
遠瞽者得其汁點之卽復明與空青同
京山富水村西石泉山窟中相傳龍潛其下
常興雲霧有周翁者求雨屢驗人傳翁素習

正法能致雷聲有雷公之號一日語其徒曰
洞有孽龍將降之可持吾令牌候洞口俟予
手出卽付勿悞周八洞聞搏擊聲逾時有手
伸出大如箕毛茸茸然徒駭極牌墜地俄有
聲如千軍萬馬水勢洶洶自洞湧出龍已騰
空起翁不知所往矣土人德而哀之建廟設
祭額曰雷公廟龍去後洞口宏開好事者每
於水涸攜爆竹火光結伴入石室空濛有龍
床龍枕珍珠繖等物再入則燈火無光陰氣

襲人莫窮其極人以老龍洞稱焉

陳海孝感人事母孝鬻薪爲業約供一日甘
旨卽止欲早歸侍母也母嗜音每唱山歌娛
之年六十餘常效老萊子作嬰兒戲凡得食
不敢嘗必捧歸奉母有憫其情多與者則跪
以謝母有疾晝夜泣禱乞以身代及卒哀慟
幾絕葬邑之北涇嘴結蓆墓側朝夕上食如
生時年老貧且死鄉人醵金置棺葬母墓旁
余同年王君雯乾隆辛未宰孝感舟行遇風

幾覆忽見大船自北來有白鬚人揮衆用鉤
攀舟乃免倏不見記舟梢有旗書大孝陳海
四字役指岸間二塚卽陳海母子也擬建廟
未果高君質義重其孝爲之立祠懸額

餘姚唐姓最信堪輿凡名流無不延致一地
師謂曰遍閱無吉壤惟屋後楊梅山有穴名
天鷲抱卵佳城也可置雞卵於穴週十二時
驗之若產雛卽不謬其女竊聞之私往掘視
卵已啄微孔乃以他卵易焉屆期父與地師

往觀卵仍如故置之女締邵氏姻將嫁告父
曰兒性嗜楊梅屋後楊梅山給抔土可乎父
允之聽其自擇女卽擇地師所指者歸邵載
餘翁姑繼逝葬其地夫服除補弟子員旋聯
捷成進士甲科累世但壽不永耳豈先時掘
視洩氣故歟

休寧汪進士接宋時人任崑山令墓在小東
門外瑤瑯鄉年久址無可考子孫每值春秋
期惟於瑤瑯左近行祭奠禮乾隆甲子有少

年鋤禾田間忽見戔冠博帶者昂然而來少年驚伏地其人曰毋恐我宋進士汪某也墓在此煩寄語家人少年起視條不見奔告汪氏引至其處掘之果有墓碣乃築土封樹勒碑記其事

休寧小東門崇壽觀建自前朝殿柱雕金龍二爪鬣如生他日住持外歸瞥見觀前池內兩龍遊戲奔告衆視之無所見八觀殿柱兩龍水蹟淋漓若蠕動狀無不駭異恐爲崇用

巨釘釘之血污滿柱乾隆甲申觀重修血蹟仍現

錢塘有同胞鄭四鄭六者家貧肩輿爲活四鰥獨六娶婦生二子一女俱幼未幾六亡四老且病不能養弟婦子女日覩饑寒每拊膺流涕吳山三仙廟傳仙人張三丰遺址有坐卧立三像四素奉之虔力疾往禱中途倦卧見一道人如立仙狀出葯一粒納口中芳香竟體寤後筋力頓健鬚髮漸黑固知神佑也

撫弟子女成立婚嫁二子既壯養伯父老鄉
人嘉其友愛而感神之福善也重新廟貌
桐城北鄙有史仲宏者幼貧採薪龍眠山麓
偶憩石岩下見巨龜伏穴中竟日不移憐其
饑也以所攜糗糧飼之習以爲常如是者三
載一夕夢青衣人曰予穴中龜也受三載豢
養無以報來日數當化去予死後泣必隨出
按左右取以照睛左可識天文右可察地理
勿以荒誕忘之覺後往視龜果死餘泣宛然

隨取右眼淚點右目痛楚異常遲疑久之復
欲取其左淚已乾乃瘞龜而返及長精堪輿
冠絕一時母以父未葬爲憂史曰已擇吉壤
恐福薄難得正穴耳除夕過其地正穴露焉
方欣喜間恍惚聞人語曰此三聲世家穴豈
吝覬覦耶速去勿干天罰史駭然返中途聞
書聲紡織聲及小兒啼聲伊嚶相聞乃悟曰
神所謂三聲世家者得非是耶叩門入具述
來意指穴而定交焉其人卽制府問亭方公

祖也

楚北節婦陳氏家貧守志紡績爲活積青蚨十餘千謀爲子娶婦夜有偷兒入竊之去氏驚覺見其狀兇橫屏息莫敢呼比明訴告鄉鄰曰識其人不敵明言衆憶里中有某甲者素無賴因諷諭之甲不服攘臂叫號指天誓日且欲毆衆忽以手據地滿室旋轉衆掖之不起移時舉體顛搖衣衫脫落若禡剝者兩股出黑毛寸許條遍四體修耳巨尾龐然驢

也惟口鼻及一掌未變泣語妻曰余不合盜陳節婦錢冥司嗔怒罰我爲驢倍以償之錢存榻下速送往言訖卽奔至婦園中子力挽不返遠近哄然觀者如堵子訴其故皆以錢投之經旬足所益數踏於地移時起依然人也乃併以償陳而改行焉

曹郡有富室來徙居者願身美髯爪長五寸好與文人交鄉里雅重之豫省某巨姓遭盜劫僕衆且能俱拘執獨一盜躍屋走矯若猿

猿共逐之屋盡登樹穿行樹杪如鳥移枝警
然不知所往官嚴訊諸盜逸者乃其魁卽徙
居曹郡人也多方始獲鞫之服其罪積年爲
盜已改行忽蹈故轍遂罹於法瓜夜以沸藩
沃軟縛諸指攀援無礙晝濯以寒泉舒如故
其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之謂歟

河豚性毒海豚尤甚橄欖青蒿荻蘆芽皆可
制子與白毒最烈無藥可解人皆拋棄幽僻
處恐雞犬食之而斃也予郡總鎮某御下嚴

有泚兵李姓者屢遭鯁筆啣之假歸適海豚
之時取子懸簷際俟歸伍獻之以洩忿忽構
疾數月愈後僞以海旗獻總鎮食而甘之呼
賞其人已逃去又予鄉某貿易都門與逆旅
主人惡謀貯豚白器中攜以饋值子婚未行
慮人發之埋土內抵逆旅夜贈主人三鼓卽
馳後往返其地俱繞村過一日遇於田驚爲
鬼急奔主人挽其裾謂曰向蒙賜佳味飽德
至今何見而却走耶力遂至家厚疑之或謂

二物過夏得土氣消其毒故耳

秋燈叢話卷十八

福山王 槭凝齋著

王公嘉會松江人乾隆中任西安守夏旱禱
雨太白山之龍潭屏驪從躡草履徒步入山
行數里有巨蟒當道公默禱蟒避去復行里
許見兩物類水牛交臥道旁金光熠燿雙睛
灼灼公俯伏再拜陰雲忽起兩物夭矯騰空
而逝頃至龍潭有幅巾道袍者二人對奕貌
奇古有出塵槩默念必仙也長跪其前兩人

若無所覩曰將哺一人顧曰爾何爲者公告以故且求施雨曰我世外人不諳祈禱事勿相溷公以民命請者再一人曰天道東行亢旱日久汝不見東北黑雲漸起颶風將至乎仰視之兩人失所在俄風雷交作大雨沾漑稿禾復蘇民感其德立祠報之

錢塘徐冢宰青來幼時就塾師於江干五間樓對宇有老人業腐爲生每夕傾所售錢計其數而利頗豐青來公晚必尚臆外望師詰

之曰異哉某翁之傾錢也輒有長人白巾道服從地檻出櫻翁錢納懷中仍從地檻沒師過老人問曰翁業成積必盈矣老人感額曰人雖多其如不敷出何師笑曰欲不負毋而益子乎我有術能致之老人疑其明已師曰嗣後傾錢時令言徒來定異疇吾老人如其言不一載獲利數倍徐中落修有不繼公父欲今改業老人德公甚厚助之遂致通顯前所見長人殆天耗星公貴人故解之

襄陽有薛羅張三人者同學友善縣試不利
棄儒而賈貿易湖南洞庭舟覆尸漂沙磧居
人葬之家無知者三人子共矢尋親夜泊洞
庭登岸步月有古剎橫路入見三叟秉燭飲
瓶插野菊紅黃白各一三子至箕踞不爲禮
方欲返內一叟曰爾輩何來以尋親告曰孝
子也命共飲三子辭詢姓氏與三叟同曰千
里同宗不謀而遇亦屬天緣奚辭爲三子乃
卽席謂曰吾三人家此久矣某年月日有三

尸漂來吾等憐而埋之後三塚產野菊各色
瓶內所貯是也距此不遠明晨當導往因留
宿設三榻姓同者偕寢曉寤各卧一塚旁髮
簪野菊與塚花一色咸驚異識父塚裝骸歸
葬焉

粵西李令某初蒞任升堂見一人奔至階下
忽跪忽起往來指畫氣勃如若有所訴隸卒
捽之去聞日復來令異而問之左右以瘋且
啞對命役跡之云住城西鄙已交其主約束

矣一日令有事西鄉徑造其廬問其主曰啞
係爾何人曰僱工新得瘋症憐其貧故留養
耳詢主人婦辭同而其家頗饒一女甫三齡
令給之曰吾餒矣命家人取果餌來呼女至
與之食食已取一枚與之曰給爾母女奉諸
婦令復取一枚曰給爾父女竟與啞者令悟
訊知啞係婦夫男子乃僱工也與婦私欺其
啞估其田產而役之置二人於法家資仍歸
啞者

崇陽南鄙有鳳趨洞洞前怪石層疊一石長
數丈若鳳翹然作入洞狀洞內銅鑼銅鼓各
一玉質以石擊之鏗然有聲又石紋縱橫井
井宛如碁枰手拂之則沒少頃復現

洞城巨室子聘山東某太守女親迎行李革
輿僕從衆多路人艷之一日行至直隸界旅
舍俱滿惟一店餘廂室數間憩焉公子散步
庭院聞正室有笙歌聲窺窺首座類巨商燈
炫輝煌諸妓羅列水陸備具絲肉競陳公子

注曰諦視遽爲商所見趨迎入讓之上座已
侍立筵側公子遜謝者再始就末座商形容
俊雅指爪纖長扣以詩文音律無不精妙遂
訂交詢所之云往山東訪友問其籍則江南
也公子曰吾亦往山東者偕行可乎商故爲
謙讓而允之途中竭力逢迎惟恐不得公子
歡一夕語公子曰天氣炎蒸當早起四鼓卽
促行至曠野商率從人各出器械盡殺其僕
將及公子公子哀祈國愆欲釋其黨不可並

書之一僕落後潛匿林中俟其散奔告於官
遍緝無踪官比之急役曰案無左驗雖置某
等重譴奚益廬州有名捕汪姓者鄰邑重案
皆往聘聞年老退役恐不肯來耳令三聘始
至曰稍寬歲月方可報命令厚給路費懸千
金賞汪偕三人行謂曰失事在直隸界四月
鄭州大會天下商賈輻輳往緝之或有機緣
也比至經旬無所見偶從緞店過有僧持銀
押綢緞自櫃內躍出汪見之心動謂店主曰

僧乃巨盜來時須羈留之俟我回縱則惟爾
是問矣當馳訴任邱宰添役往拘僧適至執
送於官訊之乃衆盜竊主所供夥黨俱獲惟
盜魁不知所往卽長瓜僞商也復嚴訊之有
臨別欲朝峨帽語汪借一盜往跡路經河畔
見畫勑繫柳陰下有少年袒裼高歌諸妓勸
飲盜曰舟中人卽某也繫之一款而服令問
汪何以知僧爲盜曰僧躍出時露桐綳小衣
非北地物公子完姻必攜土產來是以疑之

令孫加稱獎勵以千金

安陸村民有寄空棺僧寺者毋歿故之一童
子死其中驚駭莫解所以頃有人倉皇來視
之諱曰是吾兒也向屢尋無踪乃死此耶嗚
於官拘僧嚴鞫堅不承一日令出行有童子
旋轉道旁若與人撐拒狀呼曰向不過一時
誤耳何苦相逼訝而訊之卽毆死童子者緣
借諸童戲寺內怒相詈擊斃之昇置棺中僧
適他往不知也釋僧定案

金谿黃君倉章爲諸生時夢我冠博帶者坐
堂上謂曰余黃叔度也黃以爲遠祖執禮甚
恭寤不解爲何祥乾隆丁巳恩科成進士
丁卯授宜城令抵任閱縣志叔度墓在邑西
三里許立往奠祭繚以垣牆建碑紀其事
丁國士字公能紹興人雍正中任從此令聖
史議罰修城垣寓古刹見壁懸鐫板對聯云
百堵原爲民社計公之所能者天一心惟存
鬼神知士亦何負於國旁鐫萬曆丁未某月

名姓與字俱載其中且寓修城意恍悟有數
存焉竭力修築工竣歸老於家

鳳陽有賈某販猪爲業內一猪甚馴似識人
意者某愛之留爲樣猪每猪結隊行此猪爲
之前導叅養十數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溪口
憩逆旅主人利其金殺之投尸簪井人莫知
也鬻猪於屠逸追之值州牧出猪伏輿前啼
若有所訴官異之命役隨所往奔至簪井側
而隲探之得一口詰屠曰不知問猪所自曰

買之某店者往喚以久出告猪突入其室嚙
店主衣不釋捕至一訛而服猪送廟日給
粟升許牧陞任去新任者不復給僧憂食乏
呼猪募化猪點首若會意狀懸袋猪項導入
市衆皆樂施次日猪即自往已給者不復討
未給者守之不去衆曰此猪道人也自是風
雨無間有以猪道人呼者即搖尾奔至給灰
菓不食欲人併入袋中負歸人益奇之垂三
十年僧賴以活乾隆戊子猪老斃僧以棺葬

後表曰義猪墳

孝感金馬山有洞深不可測遊人必篝火而
入綿亘迂曲廣狹不一蝙蝠大如箕石乳滴
菩提形時雖溽暑冷氣侵人歷十餘洞不敢
前明末楊姓者遭寇亂闖家入避經四十餘
處俱幽暗頃見石門啟有微光透入行里許
則皎日當空樓臺絢目花鳥迎人有垂髫艷
女據石床坐謂衆曰劫已過此地不可久留
遲則不能出矣衆怖而返及出屈指已四十

餘年洞中纔一日耳因名曰仙姑洞

康熙中浙紹諸生李某妻爲妖所踞夜以繼晝李恚甚鳴之官官莫如何牒於城隍無驗訴張真人請遣法官往治曰無如爾本籍陳某者盍求之李歸物色果有其人年七旬餘閉戶獨處不與鄰人通聞問惟晨出市米蔬而已李伺其出求援陳笑曰老夫耄矣奚能爲李懇者再始允問所須何物曰一竹劍足矣須東向者李如言製之陳仗劍入戶須臾

聞格鬪聲繼復波濤震耳如崩塌狀而陳已躍出泥濘遍體曰妖吸水淹我以土制之今力盡攝伏矣李欲觀其形陳以米篩覆床側令觀之見一蛇粗如桶盤伏床下昂首向陳作乞憐態李欲斃之陳曰此千年物且風世冤不可傷驅之遠去可耳俄狂飈忽起蛇隨風去婦亦頓甦次日往謝陳已他適

江夏雷總戎澤遠任漳州鎮與提督武公不合將彈之巨室戴某與武善夜修書求援忽

見一僧著袈裟持麈尾立几前又有紅袍執
笏人立戶外但不見首僧指謂曰此爾前世
身也雷素饒胆力異而不怖跪伏於地曰望
師超拔舉頭所見杳如粉壁書偈云當頭一
棒莫相驚却憶沙場苦戰征兔尾但懸龍角
上依稀指點是蓉城墨跡淋漓道勁可愛凌
晨依然素壁尋告歸語戚友曰兔尾龍角必
卯末辰初之兆吾值此其已矣乎乾隆己卯
冬偶抱恙晨起沐浴正衣冠兀坐中庭命家

人備兩筵一置東偏設虛座一置已前屬
命酌巨觥供東筵曰和尚來矣瞑目而逝
徐光大慈谿人康熙中任清河主簿著廉能
聲以疾卒於官子雅涵扶柩歸渡黃忽風起
水合夾舟不能行諸人履水登岸去徐獨拊
柩長號矢以身殉衆哀其志謀以索挽之甫
數武陷水坎中力不能施徐仰天狂呼血淚
交迸衆束手無策皆爲掩泣岸際忽來一水
牛趨柩前以角承之起衆無不踴躍呼曰天

憐孝子驅牛爲之助也競拽之立達於岸闔
家感牛德戒食牛肉已歷四世矣

新昌張姓茹竹烟管四十餘年色如漆而光
可鑑珍同拱璧雖戚好不輕假也母病無藥
餌資質錢二緡典主子患損疾諸藥罔効或
謂非多年竹烟管不可治遂取張物截數寸
煎湯服之愈他日張來贖怒欲訟典主謂曰
兒疾賴君物獲瘳雖萬金所不惜願以質庫
酬大德可乎張歸告母母喜病亦瘳

歙縣吳某貿易外郡妻許氏獨處色頗麗
產瓜大可合抱衆竒之鳴官官疑焉掘得一
尸貌如生衆譁曰是許氏夫也鞠婦吐其實
緣與鄰人私夫夜歸謀殺之負屍棄諸河失
路仍負回葬園中十餘載矣

康熙中有烈婦夏氏者孝感諸生任仕女也
年二十二贅雲夢儒童劉以勤於家奉巾櫛
進退以禮有雞鳴昧且風其慰安舅姑事父
母與祖母更晨夕惟謹踰年劉病歿無子女

毀容絕粒屢引刀自裁父母泣曰家貧歲歉
稱貸無門汝若死累我一家矣祖母亦止之
曰余以二十九稱未亡人頃年八旬矣豈以
老人爲不足法耶女曰昔吾父已在襁褓事
固不同兒何敢比父知不可奪緩之曰三年
服闋死未晚也女曰從父命但恐不及待三
年耳自是寢苦枕塊晝夜悲號甫週百日告
父母曰前強兒不死者爲乏費耳今新穀旣
登可從兒志矣家人防之嚴一夕偶懈投繯

死三日貌如生葬後暴風撤所居室拔古
咸謂節烈所感

江夏感應祠未建前有鳥數百啣瓦疊疊若
屋復啣木觀世音像置瓦內咸以爲神建祠
其地順治中有丐者三人不知所自晝行乞
夜宿廟內莫之異也一日鐘鼓撞擊無聲居
民駭異有老者曰相傳祠基爲牛眠地得毋
有盜葬人乎衆物色之神座前磚跡參差欲
掘視乞兒卧其上垂泣哀免詰之曰我兄弟

三人卜兆葬父無踰此地吉因改裝來土開
八尺得黃雀二卽正穴脉圖所謂黃雀靈者
是甫及五尺見金甲神懼而止遂葬焉今遭
敗露天也容卽遷勿傷父骨衆允之至今廟
貌如新香烟不絕

福建廈門夫婦二人操舟爲業夫他適有魚
長丈許觸舟來婦以篙撲之魚昂首向婦三
躍乃逝後每夢與魚交有孕產子體若魚皮
欲棄之夫不聽自是獲魚倍常越數載貲貲

餓子亦成立苦體癢時閉戶浴乃快家人竊
覘之宛然一魚游泳盆中也

孝感有胡孝廉者喜任俠善騎射膂力絕倫
途行盜猝至拔堤邊柳斃數人衆各竄竄暴
客聞其名畏而忌之赴公車至豫省清化鎮
見童丐貌岐嶷詰之曰遭盜劫無以餬口耳
胡惻然收卹之童慧甚起居服侍先意承迎
胡待之如子一日童指道旁密林中謂曰兒
家適比祈辱臨且告毋拜謝大德復曰須屏

騎從勿駭鄉中耳目也從之行數十里巉巖
危徑渺無人烟山坳中轉出數人身軀雄偉
裝束詭異謂童曰迎得貴人來乎童指胡示
之衆環拜胡詢姓氏衆曰我輩慕君久矣到
彼自知遂擁之去又行數十里抵一處棟宇
雲連入門則錦茵燦設酒筵羅列衆舉卮酬
勸胡性豪放連飲數十觥頽然而醉夜半酒
醒轉側不能動似有物縛之者惶迫無計門
訖然啟一女子秉燭入視曰君非胡孝廉耶

謂問何由識女曰不憶南陽旅店事乎胡自
此何地鄉何在此女曰彼皆巨盜也與君有
夙怨使童子誘之來候盜首歸卽畢君命妾
不幸誤落陷阱屢逼污以死自誓君奇士能
相救否胡曰速解我縛覓弓矢良馬來女如
其言胡張弓挾矢與女纍騎而馳行十餘里
火光照耀羣盜追至胡連發數矢殪其魁乃
退遂下騎授女轡送之歸先是孝廉客南陽
時有私奔者拒之去卽此女也

善刀筆者楚俗名爲晝虎取虎噬人意漢陽
高某擅其長受害之家不可勝數他日外歸
甫入門呼家人曰室有虎獨不畏而逐之至
中庭以手護體躍而泣曰羣虎爭噬痛楚難
忍語訖暈仆移時甦猶呻吟呼痛遍體紅點
斑駁久漸成癩膚肉片片潰脫而死

山陰某氏家寒只一子鬻薪供母性愛山水
常作登仙想一日採薪山中見樹菓摘食之
歸覺徧體癢甚浴於河久不返母往覲之已

變龍形矣母哭之哀子曰毋無憂日獻水族
數種藉供饘粥猶如兒在膝下也既去復廻
顧者九地成九曲里人以九曲望娘灣名之
自是毋晨起必有魚蝦積戶外賴以存活毋
歿忽風雨驟至失屍所在龍隱蕭山銅井山
遇旱山頂有雲霧起卽雨

雄縣蕭姓女手生股間足長肩際步履以手
飲食以足女工不異常人家頗豐父榜於門
曰願聘者分產之半女聞而泣曰天降廢疾

信知前因削髮空門以消夙孽父母不能阻聽之獨處一室恪守禪規二十餘載矣

黃陂農人舌生白肉線數縷痛楚廢食飲醫皆不解其症有採鈴市藥者曰是不難令病者脫衣俯臥取燈火按背穴灸之每灸一穴舌線卽落一莖遍灸之線盡落立瘥

江夏大東門洪修院有石長七尺寬四尺有奇中具蟾形宛然如生順治初掘土得之牆基下一日忽移觀外衆昇入次夕復然如是

馭道人鑿池畜焉不復出康熙中牛公撫

製欄杆爲衛云夢蟾求之者

和興田某精刑名乾隆初江夏胡公格令晉江延入幕園有鹿衆每戲逐之田偶疾夢一人盛服而前曰予亦紹人曾慕此奉葬後園槐樹下逐鹿者蹂躪難堪憐而遷之感切泉壤矣問姓名不答醒以誕置之越數日疾劇復夢其人持片紙謂曰君謹識忽忘視之書一絕誰將墓碣姓名鐫闌發幽光盡在田莫

謂東西伴已失尾頭阡陌更相連驚覺汗流
浹背尋瘞掘地得棺厝諸郊繹詩意始悟田
字去東西王也有頭尾申也必王姓申其名
遂鐫石表墓歸紹訪之果有其人客死於閩
家極貧乃厚卹之令扶櫬歸

前明紹興范姓家貧代部吏作書傭踰年主
人辭焉無以爲計正陽門帝君籤夙靈應
往禱有到頭萬事總成空句念此生已矣憤
欲投繯遇友詰其故力阻之友工部吏也傭

書人適病以范易焉值宿聞窸窣聲起視
有鼠啣物墜其前燭之乃永樂初建太和殿
工程册愛其估計精詳錄而藏之正德末太
和殿災册取入內命部估報屢以不合飭范
以抄册進堂司俱蒙獎范董其事遂致富成
空蓋司空之謂也應亦奇矣

宣城王氏兄弟不睦因析爨猶相牴牾兄畜
牝牛產犢鬻於戚繼又產一犢而牝牛死戚
復鬻犢於其弟同兄犢置牧場中迨晚兩犢

同宿兄欄內弟力挽不出自是往來迭宿似
識爲同母者兄諭弟曰牛猶若是可以人而
不如獸乎弟感動和好如初
江夏紙坊團山有洞穴外若門內高敞與夏
屋等貯各色石盃箸及金銀盃箸甚夥居民
有借之者三日必還否則疾其鄉富豪張某
攜出月餘忽雷霆繞其戶張懼立返故處洞
門遂閉碑記明末事也

鳳陽張某家貧力學補弟子員往拜岳家飲

之酒勸爵者衆不勝格杓竟醉死氏年十九
尚未婚聞之痛哭以剪刺喉救免欲歸夫家
父母不可氏曰薄命塔已列膠庠敢有二心
且卒於我家獨不畏人之多言乎父母聽之
扶夫觀歸祀夫主臥室中朝夕哭奠出簪珥
治薄產奉養公姑有童子持荷根擲地拾栽
磁盂中供主前祝曰願荷歲歲花以表予心
荷死吾亦死每歲必花兩朶結蓮房子甘如
飴數載後荷忽枯氏曰死將至矣所不瞑目

者翁姑事未畢耳尋卒

涿州鄉民蔣某每早行輒見道旁紅光冲起
丈餘跡之得半面鏡於古墓中晶瑩耀目寒
氣襲人常現神佛諸奇形再顧則無所見寶
之時佩諸身一日赴戚家值其祀先照之有
衣冠者數人立戶外如拱候狀頃一敝衣人
入享畢衣冠者方入蓋其先本乞養子也後
遭回祿失鏡所在

崇安黃生登甲幼失怙恃娶王氏甫親迎入

門遭賊訟累役立促之去免鄰姬伴婦宿聽
友張某聞之賄姬晚假黃與婦寢越數日黃
歸婦知爲人誑羞憤自經逾年鄰姬及張同
日爲暴雷擊死王魂附張妻邱氏奔至黃家
歷叙前情願借伉儷懼不敢納鳴於官判歸
黃

四肢百骸皆關痛痒爪浮指端剪削罔覺似
可有無然亦有足異者五代陳章后手爪長
五寸許色紅每有期功喪一爪先折明史徐

節婦夫亡斷指明誓及歿納指棺中爪染紅色如新憶少時赴都遊白雲觀見道人據案寫經左袂空若無臂者或曰道人左掌掩臍爪繞體三匝許解視不謬詢之二十餘載矣余著天津賈遭尸爪攫其背有以爪字爲疑者麻姑爪長爪郎又何稱焉

江西有娉婦某氏色美能詩兼精青烏術康熙中偕弟來楚決墓有蟻者於墓頂開微孔有水者旁疏小溝以皮箠扇之蟻水盡出另

築羅垣改作墓門化凶爲吉或代人卜兆墳亦先以皮箠扇其地請視墓者必偕其家婦女往否則不可婦弟云婦幼羸弱讀書聰慧患頭痛有道人來以葫蘆枕之愈授堪輿書數頁皮箠一柄曰好女郎恐福薄耳持此一生吃著不盡矣詩不輕作不輕示人傳其寓楚清明祭夫一絕云荒郊極日暮雲低緩步行來失舊蹊縱使紙灰能作蝶應知飛不到江西足見一斑

康熙中江夏有楊姓者以孝聞形若侏儒年
十五喪父哀毀骨立幾至滅性家貧習青烏
術養母已食不再飽而甘旨無缺母晚年患
瘋疾晝夜扶持不解帶者數年及卒負土成
墳廬墓終其身每大風雷雨輒繞墓號曰兒
在斯兒在斯有蛇犬不知所自馴伏墓側遇
山魃則爲之禦一夕虎咆哮而來蛇與之鬪
力不勝忽挺長丈餘繞虎三匝蛇虎俱斃犬
亦失當時識與不識者皆稱楊孝子

泉州張某貿易外洋赴呂宋久不返詎傳官
於暹邏乾隆丁卯其子附洋艘訪之行數日
遭風舟覆墜至一處宮闕玲瓏如佛寺所圖
天宮狀光明激射目不能視有司閽者卽之
其父也父驚曰兒何來此可速返掖之登岸
候抵廈門計解維時已月有餘矣

陳又昂閩崇安人善刀筆有烟賈邱姓者與
嫠婦通思出妻而娶之商於陳不可餌百金
乃以誣姦告妻素貞邱有難色陳曰欲加之

罪何患無辭夜值市烟而醉者誘入可圖也
夜果有款門人啟戶醉仆於地乘勢殺之妻
聞聲竊瞰見其將持刀入卽踰垣遁覓妻不
得走商陳曰速歸葬之再爲謀邱求往助比
至視之曰嘻吾子也邱驚愕莫措陳曰是天
之所以報我夫誰尤昇而埋焉妻鳴官鞫之
得其情置邱於法陳擬故殺子孫律

馮侍御恩華亭人以直言論死子仕可血疏
救免遣戍雷州事詳明史馮赴戍所有黑面

偉者六人登舟求見意其盜謂曰余子然
身囊無長物恐徒勞此行耳六人再拜言曰
某等素行不義蒙神叱責云來朝有忠臣過
此求其收錄庶可稍除罪孽甫幸羊盟誓而
公適至願生死相從勿悔馮不可六人曰請
挽公舟抵雷然後返馮鑒其誠許之至雷仍
不去馮曉之曰攜來一僕尚虞不支豈能贍
若且若踪跡頗異其如招物議何六人曰公
疑某等矣願死以明志陰魂侍公左右耳語

訖俱投水死馮惻然葬諸郊踰年患目疾竟
瞽一夕夢六人曰公賜環有日目盲何以踴
涉羣按摩馮曰者數始去次日目復明未幾
遇赦歸隆慶改元起大理丞土疏備陳六人
狀因逸其名俱封明目侯廟建馮第前稱宅
屢修輒圯匠役夢六人謂曰我輩何敢與馮
公第圯其遠徒便從之廟立成並塑羊廟七
祈禱頗靈患目者以巾拂羊背拭目效更病
然須求馮子孫刺書忠孝後裔馮某拜焚之

乃驗俗呼爲羅神廟殆六音之訛也其耳孫
廣忠善繪事嘗備言之

延津鄭太史志鯨祖父爲張氏佃祖歿求張
隙地葬焉及太史貴不欲遷餌張重價張覲
地吉不允因遷其棺壙啟夜有紅氣亘天月
餘方息張葬其地業漸凋鄭亦凌替

儀杞之間有廟曰高宮師素多鬼日暮無敢
入者有無賴三人議曰孰敢入廟宿當釀金
爲壽一人應聲往至大殿月臺中臥焉反側

未成寐聞闢門聲頃燈燭輝煌儀從羅列有王者冠裳立門外問曰何有生人氣左右以卧者告命量之一人持尺量訖云高九尺王者無言越其身而去五鼓回仍越其身而入燈火寂然翌日言於衆不信其一人晚入試之所見同量高七尺第三日又一人入見如前量僅三尺高王者怒曰彼二人者寢此可汝亦來相溷耶蹴比背痛徹骨後九尺者爲總鎮七尺者爲遊戍三尺者偏裨而已

嘉興諸生李某構園亭於梅會里鳩工方日矣夢僧謂曰知公創建特相懇倘能遲數年後必有以報寤而置之掘土爲池深丈許露石板下有兩缸對合啟視一僧儼坐如生髮長被體指爪繞身未交者寸許頃隨風飄化杳然無踪後李試棘闈陰風驟作黑雲彌屋見僧來舉袖拂卷卷汚被貼屢試皆然逐終身不試

直隸諸生潘某於長安見歌者五六人籠鸚

卷十八
二四
鶴數十陳兩琵琶於几出鸚鵡十頭分爲二
隊立琵琶旁歌聲乍起鸚鵡以喙爪按其絃
清濁高下與歌聲相應曲終納已彈者於籠
復出未彈者更迭爲之給錢多始盡其妙否
則一二曲而已又鳳陽有四人亦籠鸚鵡十
餘頭置小戲臺於几上四人各執樂器唱某
古人鳥卽啣面具遊行臺上或合唱數古人
卽有數鳥啣面具以出又懸小鳥鎗一鳥啣
火燃其引響聲震耳鳥毫無怖色雖人巧使

然而鳥亦智矣

馬烈女江夏人父故母再適李姓李艷女美
調之拒且防盛暑未嘗浴李佯遠出甫就浴
遽歸排闥入女號呼乃遁羞憤投繯救免夜
溺於江三日尸浮起貌如生康熙癸未六月
也里人哀之建祠江干名其渡爲烈女渡一
江夏胡公格宰晉江時有役林姓悞卯誥之
林訴受多子累出覓乳媪致愆期間其子以
三十對問其年亦以三十對問置妾否對曰

無胡吡曰豈孩提卽娶妻生子乎役曰年十五娶妻每歲學生所育皆男現存非誑命攜來自總角至襁褓嬉笑滿堂面龐無不相肖周之八士未足奇矣爰錄之以誌一昇平之瑞

